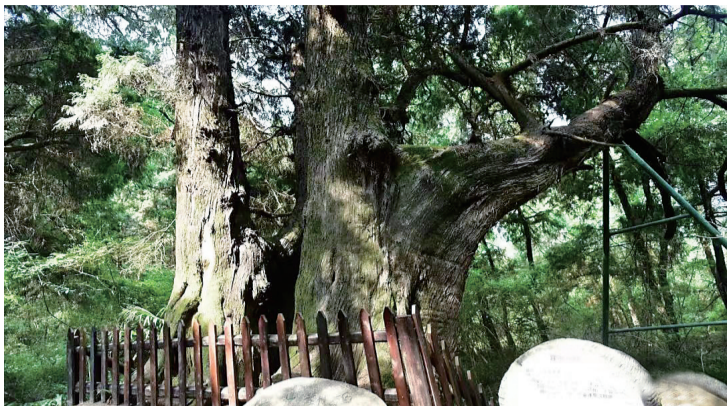


古柏传奇

■双玉



那一年,曾慕名前往蜀道一游。毛毛细雨之中,进入剑门关,不由想起了陆放翁“细雨骑驴入剑门”的名句,他老人家骑驴,我则是徒步。

在关内一家旅馆入住后,与店老板母总闲聊,他建议我到“翠云廊”游览。见我一脸迷茫的样子,他手指墙上地图大力推荐,极言其树古、蕴厚、景幽,且重点提到了柏树,仅此一物就值得一去。

大约十几公里的样子,就从剑门关来到了翠云廊。迈步走上不太高的山岭,不由惊呆了——漫山遍野的柏树,或从簇,或双株,或独棵,树梢遮空似翠云浮天,阴凉遍地如巨伞笼罩。鸟雀鸣其间,只闻其声,不见其鸟。方知母总所言不谬,果然是一片柏树的天地,自然也是百鸟的乐园。

古蜀道蜿蜒曲折,从翠云廊岭上迤逦穿过,傍山腰绵延。长长的行道两侧,均是参天柏树。

东汉末世,剑阁为战略要地。公元211年,刘备入蜀北上,途经此地去葭萌关,此后多次往返。剑门关则是诸葛亮为北伐曹魏,在蜀道奇险处垒石为关,以控要塞。而张飞时任阆中太守,见剑门关附近乱石堆垒林立,道路崎岖难行,荒岭草木稀疏,遂下令修官道,植路柏,并带领将士们亲往植树,这是翠云廊有史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植树。

这里的柏树颇为奇特。像“隆中对柏”,两棵树相邻而立:一棵硕长,树干高昂,一粗枝斜展开,若胸怀大略的诸葛亮在畅谈汉末诸侯争雄的形势;另一棵则宽大,两个粗枝一枝挺拔一枝横卧,似求贤若渴的刘备在洗耳恭听。

“三国鼎立柏”的壮硕树上直接分出三枝昂扬的巨大枝干,如同魏蜀吴初始割据,后来分立的局面。

“羽扇柏”则树形奇特,宛如扇面张开,无风自舞,似诸葛丞相手中常持的羽扇。

生活手记

此外,还有结义柏、庞统柏、先主柏等,翠云廊简直就是一个“三国历史文化廊”。

长廊右侧,一棵需要五六人才能合抱的皇柏,正生机盎然地舒展生机。略倾斜的上半身枝干向一侧扭转,远望枝叶婆娑,宛如窈窕淑女挥舞长袖翩翩起舞,近看林荫铺地,仿佛搭起了一张硕大凉棚。这棵皇柏,经鉴定树龄为2300年左右,被人们称为“帅大柏”,成为“镇廊之宝”之一。

另一棵不仅是“镇廊之宝”,而且被誉为“国之珍宝”,名为“剑阁柏”,鉴定树龄亦为2300年左右。树高27米,合围3.17米,因其远看是松——干如松、果如松,近看是柏——皮如柏、纹如柏,又被称作“松柏长青树”。经国内著名植物分类家专门鉴定,此树为柏木新种,属世界首例,因首次在剑阁发现,遂定名为“剑阁柏”。2018年,被评为中国最美古树之一。

翠云廊柏树长廊长达一百五十多公里,直通到七曲山大庙、阆中等地,而且其中超过千年的古柏就达上万棵。

七曲山大庙位于翠云廊的中部,涵盖了元明清的古建筑,大庙包括文昌正殿、魁星楼、桂香殿、关圣殿、张献忠家庙等,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除建筑以外,七曲山大庙最大特色则是:无论殿堂、过廊,或是后院,无一例外的都被千年翠柏笼罩着,古意盎然。

翠云廊作为全国三大柏木生产基地之一,被命名为“柏树之乡”实是名归实至,果然名不虚传。而悠久的历史传承,使得翠云廊不仅是古柏长廊,也成为历史文化长廊。

人生感悟

时光之魅

■和智楮



深夜,朋友来电话,兴奋地向我讲述起白日整理房间的过程。朋友说:“翻出许久不见的旧东西,才发现时光真是奇妙,仿佛只是一眨眼,几年就过去了。”

朋友的感叹,我深有体会。就在入冬前不久,我整理厚衣物时,翻出几套儿子刚出生时的棉衣。看着那些小得有些不可思议的衣物,想到如今满屋乱跑的儿子,我同样因为时光的神奇,感到惊讶和难以置信。

事实上,就在和朋友通电话时,窗外隐约飘进来的淡淡桂花香气,唤醒了我的一段温暖记忆。刚搬到小区居住的那个冬天,楼下花园里新移栽了几棵桂花树。寒风中,那一树树单薄稀疏的枝叶,曾令我深深担忧过它们能否存活。没曾想,才短短几年时间,它们已开出一簇簇金色的花朵,在每个深秋,暗香弥漫。

时光最是无情物。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人间四季流转,韶光更替,常常是还未等回过神来,数不清的朝朝暮暮就已过去,往往物是人非,事过境迁。

然而,不得不承认的是,时光同样也是最是多情,不仅能温柔地将我们心中的角落和伤口覆盖得平和湿润,还能让我们感知到生命的可贵,留下岁月沉淀后的涅槃和美丽。

就像这位深夜打来电话,感叹流年易逝的朋友,几年来她一直深陷病痛的折磨,有好几次向我表露出对生活的迷茫和厌倦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,她渐渐接受自己的病痛,选择与病痛和解,与生活和解。她按时吃药,按时吃饭,该上班去上班,该休息就休息,生活又重回正轨。

在时光面前,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,也能放下很多东西,一步步走向成熟,懂得珍惜,懂得珍爱。很多时候,每个人的生命都在时光中等待和酝酿着某种“拨得云开见月明”的奇迹。

类似的话语,我还曾听年过六旬的母亲说过。每当生活遇到困境,没上过几年学的母亲都会说:“好也过一天,坏也过一天,日子就是一天天过出来的。”

也许这就是时间的魅力,能让我们在历经人生沧海桑田后,更冷静更理智地审视生命,在每一个等待的瞬间,看到生活美丽的一面。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父亲卖菜

■李坤

回老家,再一次路过集市街。今天的集市上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。

每月农历逢一逢六,是老家赶集的日子。我心里想着也许父亲正在赶集,便停下车打了个电话,好长时间才接通。70多岁的父亲耳朵有些背,再加上旁边嘈杂的声音,说了好多遍他也没有听清楚我说什么。

集市静静地依附于村子的外围,集市上空炊烟袅袅,那是炒栗子、烤红薯,亦或是炸肉丸的烟火。初冬略有些凉意,北风裹挟着栗子香、饼香和肉香,砸到我们身上,还是儿时集市的味道。

“好长时间没赶集了,遇上了,我们也转一转吧。”妻说。

土豆、大蒜、红薯……街道两边乡亲们自种的农产品一字摆开,应有尽有,浓浓的泥土气息拂动了整个集市。看着眼前这幅流动的风景,我不禁想起了父亲赶集卖菜的一幕幕。

记事起,父亲就一直种菜,韭菜、小

青菜、大白菜、土豆、红薯、山药豆,每个季节父亲都把菜园种得满满当当的,每个时令都有蔬菜卖。印象中,父亲不是在卖菜,就是在卖菜的路上。

父亲最远一次卖菜,是挑着萝卜、红薯和土豆到20公里外的市里。那次,父亲凌晨两点多就出发了,走了4个小时才到,晚上回到家已经夜里12点了。后来我在市里读书,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到学校,一路上告诉我当年卖菜的情景,言语中满是自豪和骄傲。原来我的外出来学路,父亲已经走过了。

父亲卖菜起得早,母亲每次都给父亲做好早饭。一开始是面条,汤水容易饿,后来母亲学着别人做油炒米饭。父亲出门会再带上两张煎饼和咸菜,他从来舍不得在集市上买一碗馄饨或水饺,更不要说炒个小菜了,就着咸菜啃煎饼,那就是他的午饭。

每次父亲都是等到集市上的人都散了才回家,到家往往已经是下午两三

我爱我家

点了。要是集市赶上逢年过节,父亲回家就更晚了,经常是天已经黑了才听见他沉重的脚步声。

每当父亲去赶集,到了晌午,母亲都让我到村口看看父亲回来没有。远远看到步履匆匆、风尘仆仆的父亲,我都会赶紧迎上去。糖球、柿饼、爆米花,他的挑子里总有掏不完的零食。举着父亲买的零食欢快地跑回家,一路上我会收获众多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。

开始父亲卖菜是用扁担挑着两个柳条筐,后来是独轮车,再后来是自行车,这几年是三轮电动车。卖菜越来越方便,但是父亲的体力却大不如前。现在,他种菜的品种也越来越少,大白菜、土豆、萝卜、红薯等大众菜,只种够家里吃的,芋头、小青菜等比较轻巧的时令菜蔬占了大头。

往事依稀,泪眼朦胧中,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星光下挥洒汗水、步履铿锵、赶路卖菜的父亲。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浅冬清韵

树叶纷纷飘落,村子疏朗。田野里寂静一片,庄稼已经归仓,草垛立在田边静穆,忽然就到冬天了。浅冬,褪去华美的外衣,露出嶙峋的沟壑,一道道褶皱里贮满岁月的芬芳。生机与活力在植物的根部里积蓄,只等一场盛大的春风,将又是一片鸟语花香。

——谢英

冬夜书香暖

冬天的夜晚总是来得早。下班回家,吃过晚餐,一盏灯,一杯茶,一本书,一段诗意的旅程,是我生活的常态。此时,不惦记山寒水瘦,不纠结世间喧嚣,把自己静静地安放在淡淡书香中,体会作者的深情,探寻世间的百态。

——王晓阳

霜菊

菊在冷清中兀自开放,默默装扮着雨后初晴的清晨。一树一树的菊株,浓郁葱茏,自成风景。深绿色的枝从根部分出许多细茎,不蔓不枝,凭着一股蓬勃向上的劲头,擎起一把把花伞。

——宋东涛